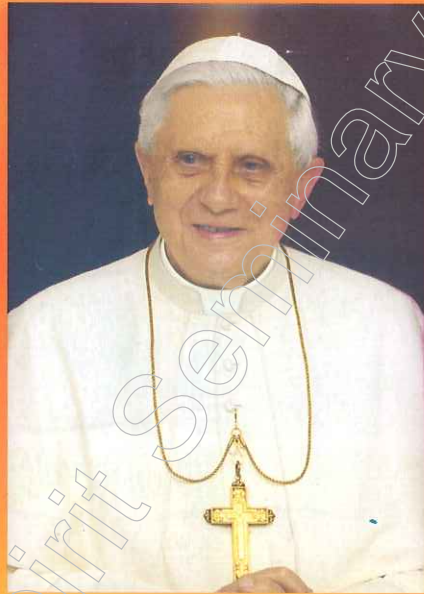


教宗本篤十六世會見
義大利阿歐斯大教區神父時之談話



如果在人心中沒有倫理道德的力量
也沒有隨時準備好犧牲奉獻的精神時
也就無法建設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教宗本篤十六世會見

意大利阿歐斯大教區神父時之談話

如果在人心中沒有倫理道德的力量
也沒有隨時準備好犧牲奉獻的精神時，
也就無法建設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白正龍 恭譯

在十月廿五日星期一的早上，在英特洛特（Introd）本堂區教堂內，教宗與阿歐斯大（Aosta）教區的聖職班，作了一場豐富的交談。在教區主教若瑟安弗席開始的致候之後，這一次會面就以上午的日間經（Ora Terza）而開始。

在祈禱結束後，教宗本篤十六世面對一些由安弗席主教和一些在場的司鐸們所提出的議題作出答覆。這一篇正是教宗聖父親手交出，他所講的本文：

主教閣下，
親愛弟兄們！

首先我對這一次能與大家見面的機會，想表示我衷心的喜悅和感謝。作為一位教宗，是有危險的，使他有點遠離現實的生活，與每天生活有一段距離，特別是與那些站在第一線工作的司鐸們，尤其是在山谷中的司鐸們，更感到有點遙遠，而如今在許多堂區，正如你們主教所說的。由於聖召的缺乏，尤其是肉體上的要求而所必須投入之繁重工作的條件。

因此，為我這是一種榮幸而能在一座美麗的教堂內，與司鐸們和這一山谷的聖職班見面。我想說的就是一句感謝的話，因為你們都來了；而且這正是你們休假的期間。看到你們都聚集在一起，而因此也看到我與你們結合在一起，這樣接近你們這些每一天都好像天主聖言撒種者一樣，在為主而工作的司鐸，這一點為我是何等的高興和安慰。在上一個

星期，我好像聽到兩次、三次，有關撒種者的這一個比喻。這個撒種者的比喻已是在各種不同的情況下，是一個慰藉的比喻，但在某種意義上，仍舊與我們情況相類似。

主的工作是以相當大的熱誠開始的。祂是看到患病者得以痊癒，而群眾也常高興地傾聽到這一句話：「天主的國已臨近了」。真的看起來，似乎世界已在改變，而天主國的來臨已在眉睫；而終於天主子民的憂傷將變為喜樂。民眾都在等候天主的使者，一個要親手掌握歷史的舵的舵手。而且後來他們也真看到病人得到痊癒，邪魔被驅逐，福音也已宣講，可是留下的，世界仍是照舊。一點也沒有改變，羅馬人仍舊統治著。雖然這些記號，這些美麗的話，但生活的每天卻仍舊是有困難。因此，熱誠就慢慢地熄滅了，而終於，如同我們從若望福音第六章中得知的，連門徒也開始離開了這一位宣講者，這一位只宣講而不能改變世界的人。

「這一個訊息到底是什麼意思？這一位天主的先知到底帶來什麼？」，終於每一個人都在質疑。主所講的是關於撒種的人，是把種子撒在世界的田園上。而種子似乎就如同是祂的話，像那些能治癒的話，但與歷史和政治的現實一比，這話就顯得是微不足道的小東西。就如同種子雖小，一點都不重要，但它仍然是話。

雖是如此，祂說，在種子裡面是呈現著未來，因為種子本身將帶來明日的食糧，明天的生命。種子看起來好像不怎麼起眼，但種子是未來的臨在，是今天已存在的恩許。因此，祂就以這個比喻說：我們正是在播種的時期，天主的話

(聖言)看來只是話而已，幾乎不算什麼。但你們要有勇氣，因為這「話」本身就帶有生命！並且會結出果實！比喻上也說，許多的種子沒有結出果實，因為是落在道路上，落在石頭地裡等等。但那些落在好地裡的，卻結出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之多。

這是要使我們知道，我們也要有勇氣，即使天主的話(聖言)，天主的國，好像在歷史和政治上並不重要。在最後，在聖枝主日那一天，耶穌就把「話」的這些教訓全部綜合起來：一粒麥子如果不落在地裡死了，仍只是一粒，而如果落在地裡死了，才會帶來大成果。就因此讓我們了解，祂本人就是那將落在地裡死了的麥粒。在十字架上，一切都好像全失敗了，但確實是如此，跌倒在地，瀕臨死亡，在走十字架的苦路上，卻在任可時間都結出果實，為所有的時代都是如此。在此，我們就有兩個的面向，或是從基督學的解釋，據此，基督本身就是種子，就是天主國的來臨，或是以聖體感恩祭典的幅度：這一粒麥子落在地裡因而發展為新的食糧，未來生命的食糧，神聖的聖體感恩祭典，養育我們，並且開展了天主性的奧跡，而成為新的生命。

我認為在教會的歷史中，在各種不同的形式下，常有這些問題確實困擾著我們：我們該做什麼？民眾似乎是不再需要我們，我們所做的事情好像都是無用的。但我們卻要從主的聖言中學習，只有這一粒種子，常是它使大地更新，並打開新的生命。

我想盡我的能力，簡短地回答主教閣下的話，但我也

想告訴你們，教宗並不是個預言家，他雖是所謂不會錯誤的，但只在非常少而特殊的情況下，正如我們都知道的。因此，是在與你們共同分享這些質問，這些問題。我也受苦。可是我們大家都有共同的意願，一方面，忍受這些難題（為這些難題而受困擾）以及也想在忍受中改變這些難題，因為痛苦正是轉變的道路，而如果沒有痛苦就不能改變任何事物。

這個也是一粒麥子落在地裡之比喻的意義：只有一種受過苦的轉變過程，才可達到成果並打開解決的方法。而如果為我們不是一種困擾，我們宣講表面上的無效益，將是一種缺乏信德，缺乏確實的努力的記號。我們應把我們時代的難題放在心上，並且把它們轉換成與基督一同受苦，因而也轉變我們自己。而在我們自己受到轉變時的幅度，我們也就能夠回答上述的問題，我們也就能夠看到天主的國，並使他人也能看到它的臨在。

第一點就是一個處在整個西方世界的問題：缺乏聖召。在上幾個星期中間，我曾接見斯里蘭卡主教們，還有非洲南部主教們的「Ad limina」。在那裡，聖召則一直在增加，甚至多到來不及興建足夠的修院而予以收容這些願意當神父的年青人。當然這種喜悅本身也帶來某種痛苦，因為至少有某一部分的年青人，他們是來自於希望能得到某種社會上的提昇。當成司鐸幾乎就等於變成部族的頭頭，當然就成了特權分子，就可享有其他形式的生活，等等。因此，莠子和麥子就同時在這一聖召的園地裡共同美麗地成長，而主教們

則應該非常謹慎地分辨，而不是單純地喜樂於有如此眾多的未來司鐸的景像，而是要看看，那些人確實有真正的聖召，要在莠子和好麥子之間作分辨。

無論如何，他們還是有某種信德的熱誠，因為他們是站在歷史的某特定的時刻，就是在這個特別的時刻裡，傳統的宗教顯然地已透露出，它們已不再符合人們的需要。人們也都知道的，他們都看到，這些傳統宗教本身都帶有一個許諾（恩許），可是都在等待著某種事物。他們等待或期待一項新的答覆，使能淨化，我們所說的，承擔起一切美好的，並可從這些不適宜和負面的角度上得到釋放。在這一過渡的時期，在那裡他們的文化就要確實地向歷史的一個嶄新的時代延伸，這兩項禮物——基督信仰和伊斯蘭（回教）——它們都可能是歷史的答案。

因此，在這些國家之中，在某些意義上，是有一種信仰的春天，但也是必然地，它們也都在這兩個答案間相互競爭的環境中，尤其也是在由不同宗派（教派）而來之痛苦的環境中，這些教派都呈現著，好像基督信仰的答覆比較好，比較容易，更適當。因此，即使是如此，在一個恩許（許諾）的歷史中，在一個春天的時機，仍是留下艱難的職責，就是那種應與基督一同去撒「聖言」的職責，就是我們所說的，要去建立教會。

西方世界的情況則全然不同，西方世界是一個對於自己的文化感到厭倦的世界，一個已達到不再確信，有需要天主的時刻，這就更不需要談到基督了。因此，在這其中似乎

是人本身就可自我建立了。在一種自我封閉（自閉症）理性主義的這種氣氛下，並且認為只有科學的方法是知識的唯一方法，其他的一切都是主觀的。當然就連基督徒的生活也就變成一種主觀的選擇，因此是獨斷的，並且不再有所謂的「生命的道路」。因此，必然地就變成難以相信，而如果難以相信，也就更難以奉獻自己的生命給天主以做祂的僕役了。

這一點當然就是我要說的，這就是置於我們歷史中時代的痛苦，在這個時代中，一般所見到的，正是所謂大的教堂變得死氣沉沉。尤其在澳洲是如此，還有在歐洲也一樣，在美國還不太差。

相反地，那些以一種最小信德的確定性來呈現的教派卻在成長中，而人正追尋著某些確定。因此，大的教會，特別是那些傳統誓反教的大教會，確實已發現自己已陷入一種極深的危機之中。其他的各教派卻反佔上風，因為它們展現它們那些簡單而小小的確定，並且說：一個就夠了。

天主公教會雖尚未到達這樣差的程度，如同某些歷史上大的誓反教的教會，但必然地也分沾到我們歷史時刻的問題。我想，我們並沒有任何一個制度可作快速的改變。我們應必須走下去，通過這一條廊道，這一條隧道，耐心地在確定基督就是答覆，而終於可重新露出祂的光明。

那麼，第一個答案就是耐心（忍耐），確定地說，沒有天主，世界即無法生存，是啟示中的天主——不是任何一個所謂的「神明」：我們看一看，一個殘酷的神明，一個不真實的神明，是有多麼的危險——是那在耶穌基督身上，向我

們展現祂的面貌的天主。這一個面貌曾為我們受苦，這一個愛的面貌，它改變了世界，是以落在地裡的麥子的方式展現的。

因此，我們自己就有了這一個非常深入的確定，那就是基督本身就是答案，而沒有具體的天主，即帶著基督面貌的天主，世界將自趨滅亡，而且明顯地將使自我封閉（自閉症）的理性主義抬頭，就是那種自以為是，人能自我重新建造一個真正更美好的世界之理性主義，但這並非是真實的。相反地，如果沒有了真天主的評斷標準，人只會自我毀滅。我們將親眼見到這個現象。

我們自己應有；這一個極為深入而更新的确信：祂就是真理，而我們只走在祂的足跡上，在正確的方向上行走，並且應該自己走，且要帶領別人走在這個方向上。

我回答的第一點就是：在所有的這一項痛苦上，不僅不要失落這一個确信，即相信基督確實是天主的面貌，但要深入地去了解這一個确信和認識這項真理的喜樂，並且成為世界的未來，每一個人的未來之真實的服務員（聖職人員）。要在與「主」保有一種個人位格性而深層的關係中，深入了解這一項确信。因為确信也可以連同理性思維一起成長。我確實認為能有一種也能在理性方面信服，而且也可成為個人的，堅強的和個人每天與基督共同生活的友誼之德能所要求的誠摯反省，這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确信則要求我們的信德，我們與「主」的友誼的這一種個人之位格化，也就這樣而能增長新的聖召。我們

在新的一代身上，看到在一九六八年所鬆綁的這一種文化鬥爭的大危機之後的這種事件，那時基督信仰的歷史時代確實似乎已成過去。我們看到那些一九六八年的承諾，並沒有持續下去和再生其他的事端，我們要說的是，我們意識到是這些事物是以其他的較複雜的方式存在，因為它們要求我們的心的這些改變，但更為真實的，也就這樣而產生新的聖召。而我們自己也應該尋找一些夢想，看是要如何幫助年青人走這一條也是他們是未來的道路。這一件事，在與非洲主教們交談時，也是很明顯的。雖然司鐸的數目，大部分命運是註定於一種可怖的孤獨，而且許多是在倫理上無法生存的。

因此，在他個人生活的週遭，能有司鐸職的實體，一個能幫助他的司鐸團體，在這一條共同的路途上在一起，在共同的信仰上，有一種團結關懷的精神，是很重要的。還有這件事情，我也認為是重要的，因為如果年青人看到司鐸們非常孤獨，又病弱悲慘、疲累，他們就會想：如果這就是我的未來，那麼我就不會做這種傻事。因此我們應該確實地開創這一種生命的共融，顯示給年青人看：是的，這個為我也是一種未來，我們是可以這樣生活的。

我講得太長了。對於第二點，即使只是部分而言，我已多多少少提到過了。這是真的：對於民眾，尤其是對那些世上負有責任的人，教會顯得像一件老舊腐朽的東西，對於我們的建議，他們都覺得一點都不必要。他們想做他們所能做的，他們想不需要我們的話而過活，並且常想並不需要我們。他們不追尋我們的話。

這是真實的，並且使我們痛苦（心），可是這也是某一種人類學上的見識之歷史狀況的部分，根據這種見識，人應該做些如同卡爾馬克思曾經說過的事情：教會已經用了一千八百年的時間，想要表現它已改變了世界，但卻一事無成，現在就讓我們自己單獨來做罷。

這個觀念擴散得非常遠，並且也受到許多哲學思想的擁戴，可想而知，當然也吸引許多的人，以為沒有教會也能過活，因為教會已顯得是件過氣的事物。可是這就更加顯得清楚，即只有倫理價值和堅定的信仰以及犧牲奉獻，才能給與人活下去的可能，以及建設世界。這是不可能如同卡爾馬克思所提的，以有關資本和財產等等之學說之機械論點來建造世界的。

如果在人之心靈中，沒有倫理道德的力量，以及沒有隨時準備好要為這些價值而犧牲奉獻的精神，是無法建設一個更美好的世界的，相反地，這個世界甚至會一天比一天更糟糕，利己主義統御一切並破壞一切。而在看到這一點就又產生另一個問題：那麼從何處產生這些力量，使我們有能力，也為能得益處而忍受痛苦，為那首先使我受傷的益處（善）而忍受痛苦，即為那種沒有立即用途的「善」而忍受痛苦？這些利益的來源，這些動機在那裡？從何處能帶來力量，將我們向這些價值推進？

可見的就是，像這樣的倫理就不是生活的，如果沒有在信仰上，有一個更深入的根基，那是不夠的，並且這些醒寤的信仰是確實能給與確信，而且也能給與忍受痛苦的力

量，因為它們同時也成為一種愛的部分，一種在痛苦中成長的愛，並且是生命的主體。最後，事實上，只有愛才使人生生活，並且愛本身也是痛苦；在痛苦中成熟並且給忍受痛苦的人力量，而不為自己謀求本身當前的益處。

我認為這一種意識是正在成長中，因為我們都已經看到這一條件的效果了，即在這條件下，沒有一種力量不是來自於一種愛，也就是身為我生命主體的愛，並且給與我力量而前去為善奮鬥的愛。在此也是一樣，必然的，我們都需要忍耐（有耐心），可是這是一種使人能了解其意義的積極的耐心：你們需要的是這一種。

即使他們如未能即刻悔改，至少他們已接近那些已在教會內尋獲這一種內在力量的人們之氛圍之中了。教會常常會認識這群內在堅強的族群，他們確實地帶著信德的力量，和那些幾乎是自我結合，並且走在前頭以及如此相互分享的人。

我正在想「主」所講的芥菜種籽的比喻，這種籽是這麼小而後卻長成一棵大樹，大到連天空的飛鳥都能在它上面築巢。我要說的就是，這些飛鳥或許就是那些尚未悔改的群眾，但至少牠們可在教會的樹枝上歇息。我做這一個反省：在天啟論的時代，就是信仰被分成天主教和誓反教的時代，人們相信的，是它（信仰）必須保存共同倫理價值，藉由給他們一個堅固的基礎。他們想，「我們應該讓倫理價值獨立於各種不同宗教信仰（分支教派）之外，因而他們可以把如果沒有天主存在可作為優先」。

今天，我們正處於這一種對立的情況；情況已經不同了。對於倫理價值已不再是明確的了。只有如果天主存在，這些價值才可成為明確的。因此，我已建議：平信徒，即所謂的平信徒，應該思考一下，或許今天為他們，這種相反的立場是不值得的：我們應該生活在「天主大概是存在的」，而即使我們的信德不夠堅強，我們也應該生活在這一種假設上，不然的話，世界就不會運轉了。我想應該是這樣的，就是跨出第一步以接近信德。而我在許多的接觸中也看到了，感謝天主，至少在與部分的平信徒主義者的交談是增加了。

第三點：司鐸們的情況，司鐸人數變得很少，並且他們應該為至少三個、四個，有時候甚至於到達五個堂區的工作，並且都是精疲力盡。我想主教們會和他們的司鐸團共同尋求一些更好的方法。當我任職慕尼黑總主教時，他們曾創立了這一種只作為沒有司鐸在場，如我們所說的聖言禮儀之服務形式，以維持堂區團體臨在於自己的教堂裡。他們說：每一團體都得留下來，而什麼地方沒有司鐸在場，就舉行這種聖言禮儀。

法國人找到一句適當的話，稱呼這些主日聚會為「en absence du prêtre」（司鐸不在場），而後來一段時間之後，才了解，知道這樣並不好，因為它失去了聖事的意義，反而有一種誓反教化的現象，而終於了解，如果只有聖言而已，我也可以在我自己的家舉行此禮。

我記得，當我在杜賓根（Tübingen）任教授職時，大解經家克勒曼（Kelemann），我不知道你們是否認識這個名

字，他是一位大神學家布特曼（Bultmann）的學生，雖然他是一個信仰誓反教者，但從未去過教堂。他說：我自己也能夠在家裡默想聖經。

法國人有一點改變了這一種形式的主日聚會「en absence du Prêtre」（司鐸不在場）轉變為主日聚會形式為「en attente du Prêtre」（在等待著司鐸的來臨）。就是說應該是一種等候司鐸的到來，一般的說法，就是聖言的禮儀是主日的一種例外，因為「主」要親自帶著肉體而來。因此這一種情形不應該是一種解決的辦法。

主日已經創立了，因為主已復活了，並已進入宗徒們的團體為要同他們在一起。因此，他們也知道，安息日（週末）已不再是禮儀的日子，而主日，在這一天，「主」要常再度以肉體的方式與我們同在，並以祂的身體滋養我們，因此我們自己則轉變為祂在世上的身體。

我們應該找一種方法以提供給許多善心的人這樣的一個可能性：現在我不敢擅自給與任何答案。在慕尼黑的時候，我常說：但我不知道這裡的情況，這裡一定有一些不一樣，而且我們的人口是那樣的移動，有彈性。年青人跑到五十公里外而去上歌舞廳（Discoteca），而為什麼不能走五公里內，而去上堂區教堂呢？那麼，看，這事是多麼具體而實際的事，但我也沒有勇氣給你們任何解決方法。但是我們必須找出能夠給與民眾一種感覺：就是我有必要與教會一起，與教會和「主」一起生活！

也就這樣才能表現事情之重要的這種印象，即如果我

認為是重要的事，這就造就一種解決問題方法之前提。可是我應該在具體方面，把問題開放地留下來，主教閣下。

接下來是有一些司鐸們提出了話題。所有的問題都是與青少年或年青人教育的議題，天主教學校的角色與奉獻生活的議題相關事宜：教宗這樣回答：

這些都是非常具體的問題，對於這些問題不是簡單地就可以給與同樣具體的回答。

首先我要感謝你們喚醒我們去注意，即必要設法把年青人拉到教會裡來，這些年青人反而感覺上，很容易為其他的事物所吸引，很輕易地為一種與我們的信仰差距很大的生活方式所吸引。古老的教會選擇了一條創造另一種替代的生活團體的道路，而沒有必要性的絕裂。因此，我要說的，就是，重要的是年輕人能夠發掘到信德的美，能有個方向是何等的美，能有個天主作為朋友，祂能確實告訴我們生命的主要事物，這是何等的美。然後，這一種有知性的因素又必須伴隨著感性和社會性的因素，就是在信仰中的社會化。因為信仰能自我實現，只有在它也有一個身體，並且使人與其生活的方式有所關連。因此，在過去，當信仰對團體生活仍有其決定性的力量時，它本身就足以教導教義（教理），而這事在今天仍是重要。

但如果情況是社會的生活遠離信仰時，我們就必須——既然通常許多家庭從不提供一種社會化的信仰——提供

一種信仰社會化的模式，直到信仰形成團體，提供生命的地方，並藉著一種思想，情感以及生活的友誼來說服民眾。

我認為這些層面都應該同時進行，因為人有一個身體，是一個社會的存在。在這種意義上，例如，在這裡能看到許多本堂司鐸帶著一群一群的年青人在一起渡假，就是一件美好的事。以這種方式，年青人共同分享假期的歡樂，並且在本堂主任司鐸或副主任司鐸身上，與天主和與教會一起生活。我認為，今天的教會，還有在意大利，提供某些社會化的替代或可選擇性的方法，以及可能性，那裡有年青人聚在一起，他們都能與基督同行，並且形成教會。而且為此事，他們必須有人陪伴，一起以知性的回應我們時代的問題：我們還需要天主嗎？相信天主仍舊是個理性的事嗎？基督只是宗教歷史中一個形象，或確實是我們大家所需要的天主的面貌呢？我們可以不認識基督而仍能過得好嗎？

我們必須了解，要建立一個生命，一個未來，也是需要耐心和痛苦（忍受痛苦）。在年青人的生活中也不能缺少十字架的，而要使他們知道這事則不是件容易的事。住在山地的人知道，要經歷一種攀爬階梯的美妙經驗，就必須面對許多犧牲和練習，因此，年輕人也應該了解，在爬上生命的未來，是需要一種內在生命的操練。

因此，位格（人格）化和社會化就是兩個方向，這些要滲入今天之挑戰的具體情況：情感的挑戰和那些屬於共融的挑戰。這兩個幅度或面向，事實上，都允許開放自己於未來，並且還可教導我們，雖然天主常是我們信德的難題，但

祂仍是為我未來的益處而存在。

☆ ☆ ☆

關於天主教的學校，我可以說，許多來謁見教宗「Ad limina」的主教們，都多次地強調它的重要性。天主教學校，像非洲的那邊的情況，已成為推展文化，為那些第一步接觸認字的人之學習，為能提昇各種不同層次之文化，並在其中形成一個新文化的必要工具。藉著這個而使得有可能回應科技上的挑戰，即這種欲壓制一種所謂前技術（科技）的文化，並破壞都落的古老生活形式以及他們的倫理道德的內容。

在我們方面，情況又有所不同，但所有在這裡的，我認為重要的是，共同做一種學知的培育，以使人們得以完全地認知，今天基督教義並未脫離現實。

一如我們在第一部分裡說過的，在天啟論的痕跡上和一九六八年「第二次天啟論」的足跡上，許多人都想過，教會在歷史上的時代，和信仰的年代或許已成過去，結束了，而是要進入一個新的年代，在那裡這些事物都可能成為一種古典神話學來作研究而已。但相反地，是需要使人們了解，信仰是屬於永恆而常新的，是屬於一種偉大理性合理的事物。因此，一種理智認知的肯定，在其中才能了解信仰的美和它組織性的架構。

這個正是天主教教理基本意向之一，如今則凝聚在本網要中。我們不應該想是一盒裝滿規則或規誡的東西，我們

把它肩負在我們的肩上，如同背負一個沉重的行囊於生命的旅程中。最後，信仰是既簡單又富裕（豐富）：我們相信天主存在，天主進入我們內。可是那一個神明？一位天主帶著一個面貌，一個人的面貌，一位能和解（好）的天主，能戰勝忌妒並給與和平的力量的天主，這不是任何其他的人所能給的。需要使人知道，在事實上，基督教義是非常單純，而它的結果卻是非常豐富的。

學校是一個文化的機構，一個培養認知能力和職能的機構：因此，需要讓人知道它的組織型態，信仰邏輯性以及因而認識其主要的偉大因素，了解什麼是聖體感恩祭典（聖體聖事），在主日是要做什麼，基督徒的婚姻又是什麼一回事。當然也要讓人知道，直到如今，宗教科目並非是知識分子和個人主義者的一種意識理念，如同陷於其他科目的概念一樣：例如，在數學方面，我就知道如何做計算。但是還有其他的科目，到最後都有一個傾向於實際，一種傾向於職業，在生活中的運用。因此就有需要了解，信仰主要是造就一場聚會，一種結合。

就是信仰的這一種本質將我們從「我的孤獨中解放出來，並把我們結合在一個大的團體之中，一個非常完善的團體——在本堂區，在主日的聚會——以及普世性的，在其中我變成世上所有的人之親屬」。

需要了解的是，這一個團體的大公幅度或面向，是每個主日將我們聚集而結合在堂區裡。因此，一方面，認識信仰是一個目的，另一方面，在教會內社會化，或「聚集團體

化或稱教會化」，意思就是帶領人進入一個教會的大團體中，一個生命的地方，在那裡，我知道，即使在我生命的大時刻中——尤其是在痛苦與死亡之中——我們感到不再是孤獨的。

主教閣下已經說過了，許多人似乎感到不需要我們，可是病人們和痛苦的人，他們卻需要。而這就要從一開始就應該知道，我絕不在生命中成為孤獨的。信仰從孤獨中拯救我。我常隨身帶著一個團體，而同時感到，我應該是團體的肩負者，並從一開始就教導，我對病人負有責任，對孤獨的人，對受苦的人負有責任，因此我所做的，是為還報於他人的恩惠。因此我們必須在人方面醒寤，在人裡面是隱藏著這種對於愛和對於自我給與的可支配性，這一個偉大的獻禮以及所謂保證（擔保品），也是使我有兄弟姐妹，他們是在我受窘的時支持我的人，在那裡我有需要一個不會放棄我的團體。



關於宗教生活的重要性，我們都知道，隱修院的生活和默觀的生命在面對這世界的壓力，把它牽引到正面的價值上，顯出其在這世上確實生活者的一個綠洲。在此也是在談及一種浪漫情調的見識：為此也需要分辨聖召。無論如何，歷史的狀況賜與默觀生活有某一種吸引力，可是面對活潑現行的修會生活就不太嚮往。這在男性支派中看得比較清楚，

在那裡是可看到修會士，還有那些從事教育行業，和照顧病患工作之重要使徒工作的司鐸等等……可惜的是，在女性的聖召上，比較少看到，在那裡，這種專業似乎在女修會裡看起來有一點多餘的現象。有執照的護理師是有的，具有學校女教師資格的女性也是有的，然而，卻不很凸顯如同一種修會聖召，而某些那種入世的修會，一旦聖召的連續性（鎖鏈）有過中斷時，就難以再有起色的情形或機會。

但無論如何，我們比較常看到，要成為一位好的護理師，光是專業是不夠的。重要的是一份對於受苦者的愛。這就要有一種深入的宗教修會的幅度。在教書上也是一樣的。現在我們有一些新的形式如某些在俗團體，這些人的團體表現出他們的生活，就是有一種為個人是良好生活方式，尤其是為團體，為信仰，以及為人類團體都是必要的。因此，我想或許改變一些形式——我們女性顯示的修會團體，大部分都來自八百年前，以適當的方式回應那種時代的社會挑戰，而今天的挑戰已有一點不一樣了——教會讓大家知道，服務受苦者和維護（捍衛）生命都是要具備一種修會性之深奧的幅度的聖召，並且是有生活於這種形式的聖召。新的形式的聖召之成長，更是能夠有希望，就是在今天，上主仍賦與必要的聖召為教會和世界的生命服務。

對於負責當地縣級監獄的輔導司鐸的發問，這監獄住有 260 位來自超過 30 個不同國籍的牢友，教宗本篤十六世則這樣回答：

感謝你這些非常重要的話，而且這些話也非常動人。在我出門的前些時候，我有機會與馬蒂諾樞機主教，宗座正義與和平諮議委員會主席談話，他正在準備一份文件關於我們那些坐監的兄弟姐妹們的問題，這一些人，他們受苦，有時候，他們感覺到，他們在人權上少受尊重，他們甚至是感覺受到蔑視，並且生活在一種環境中，即在這環境中，使他們確實有需要基督的臨在。而耶穌，在瑪竇福音第廿五章，在最後審判的預告中，公開地講述這一種情況：我在坐監時，你沒有來探望過我；我在坐監時而你沒有來探望過我（瑪廿五：43；36）。

因此，我非常感謝你，因為你曾提到，在這些環境下，有損人權的事物，身為司鐸，我們應該做這些「最小者」的弟兄，並且也要在他們身上看到主，即那位在等待著我們的「主」，這是最最重要的事。我有個意向，和馬丁諾樞機主教一起，對這些特殊的情況講一句話，這些事為教會也是一種使命，為信仰和祂的愛也都是一項使命。最後，我也要感謝，你說不是你所做的是如此重要，而是你以我們司鐸職的投入的事才是重要。無可厚非地，我們應該做許多事情，而不要墮入懶惰之情，而我們的一切使命工作，只要是能表達我們之所是有多少，就都會產生其成果的。

在我們的事實方面，如果是顯示我們的存在深刻地與基督相結合，我們的口就成為基督藉以說話的工具，我們的手是基督用以行動的工具。我們將被說服，而做到確信，則

只有在事實上有多少成果和表達我們之所是。

另一位司鐸提出離婚和再婚的教友領共融（領聖體）禮的主題。這就是教宗的答覆：

我們大家都知道，為那些生活在被排除在領聖體感恩祭典的共融禮（領聖體禮）情況的人，而自然地為那些想幫助這些人愛教會，愛基督的司鐸，這確實是一個特別痛苦的問題。這事確實是有一個問題。

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會有一個解決方法，也因為情況常各有不同。我說特別痛苦就是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有多少人都是在教堂內結婚的，可是都不是真正有信仰的人，他們都是按習俗傳統的方式結婚的，而後發現自己是在一種無效的新婚姻，而悔悟，找到信德而感覺被禁聖事。這實在是一種很大的痛苦，而當我任職信理部部長時，我曾邀請過各個不同的主教團和專家們研究這一個問題：一件聖事在無信仰中舉行。如果確實在此能夠找到無效的一刻，是對這聖事就缺乏一種基本的幅度，我不敢說。我個人想過這事，可是從我們所作的研討中，我了解了問題是非常困難，而應該再深入的研究。可是已給與這些人受苦的情況，則需要深入研究。

現在我不敢作任何回答，無論如何，我認為兩個非常重要的觀點。第一點：即使他們不能去領聖事的共融禮（領聖體禮），但他們並非被排除在教會的愛和基督的愛之外。一次沒有領聖事的共融禮（領聖體）的聖體感恩祭典不確定

就是不完整，缺乏一項主要的東西。雖然這也是真實的，參與聖體感恩祭典而不領聖體感恩祭典的共融禮（聖體禮），不是等同於虛空，而常是與基督十字架與祂的復活有所關連。常是在精神與靈性的幅度上，參與這偉大的聖事；並且也在教會和非狹義的聖事的幅度中，參與此項奧跡。

就論據顯示，這是基督受難的聖事，忍受痛苦的基督以特殊的方式擁抱這些人，並且以另一種方式與他們相通，因此，使他們能夠感受到為被釘十字架上的「主」，即那為他們並與他們一起落在地裡死了，而受苦的「主」所擁抱。因此，有需要讓人了解，即使不幸地缺少一項奧跡之外，並未被拒於如今臨在的基督之愛的門外。我認為這個很重要，這是何等的重要，就是堂區主任司鐸和堂區團體使這些人感覺到，一方面，我們應尊重聖事之不可分開性，而另一方面，我們要愛護這些忍受痛苦的人，他們也在為我們忍受苦痛。我們也應該和他們一起受苦，因為他們作了一件重要的見證，因為我們知道，當一個人陷入於愛情的時刻，是會曲解聖事本身的意義，而所謂「不可拆散性」為他們的感覺上，常是不是真的。

我們知道問題不僅僅是誓反教的團體，也是東正教團體的問題，他們（東正教和誓反教）常常表現出另一種模式，即在這模式之中，就有再婚的可能性。但只有第一次的婚姻是聖事；還有他們（東正教）也承認，其他的並不是一件聖事，而是一種縮減而成次元的婚姻，並且是在一種補贖的情況下，在某種意義下，他們何以去領共融禮（領聖體禮），

但要在意識這是一個「救恩史」的讓步的情況下，如同他們所說的，藉著一種憐憫，但並不取消此一事實，就是他們的婚姻，並不是一件聖事。在東方教會中另有一點就是藉著這些婚姻，就以最輕率的方式，給與離婚可能同情的妥協，而因此，不可拆散性的原則，婚姻的真實聖事性，就遭受嚴重的摧殘或傷害。

因此，從這一方面看，是對團體有益和對我們所尊重的聖事也有益處，但從另一方面看，我們應該幫助那些忍受痛苦的人。

第二點就是，我們應該教導的和為我們本身的生命也成為可信任的，就是忍受痛苦，在各種不同的形式中，都必然地成為我們生命的一部分。而這個就是一種高貴的痛苦，我要說的。我們再一次讓人知道，快樂並不是全部。而基督信仰給我們的喜樂，如同愛所給的喜樂是一樣。可是愛也常要棄絕自己。「主」本身給了我們一個公式，什麼叫做愛：誰失去自己就會找到自己；誰賺得保全自己反倒會失去自己。

這常是一場出谷記，因此也就是一場痛苦的忍受。真正的喜樂是一件有別於喜愛或快樂的東西，喜樂會成長，會常在與基督的十字架共融的痛苦中成熟。只有在這裡才會誕生信德的真正喜樂，從信德方面，他們如果學習接受他們的痛苦是與基督的苦難融為一體時，他們也就沒有被排除在外了。

對於那些要求澄清一些在特殊情況下，行聖洗聖事的

事務，以及天主教教理綱要相關事宜，教宗曾這樣回答：

第一個問題是非常難，而在我在我任職慕尼黑總主教時曾經有過工作的模式，因為我們有過這樣的個案。

首先是該分清楚每個單獨的個案：如果聖洗聖事的阻礙是如此，致於不可能有問題（困難）的環境，這一個人是確實地皈依，他就有全部的信仰，想要活出教會的信仰，想要受洗（領聖洗聖事）。我想目前給一個公式，一般而言是不能回覆各種不同性質的具體真實情況：我們當然要尋求能做出一切可能，為給任何一個人實行聖洗聖事，因為他充滿信德而要求，可是我們說，是在每一個案的每一個細節都要經過仔細研究才行。

教會的盼望應該是，如果有一個人表現真正的皈依，而且願意領受洗禮，願意讓自己融入於基督教會的共融，並順從教會。如果沒有阻礙，確實地使得成為與聖洗聖事有相互矛盾的地方，教會應該向他開放。因此，是要尋求可能性，如果那個人真的要皈依，全心相信，我們不是處在相對主義當中的人。



第二點：我們大家都知道，在文化和知識的情況下，我們從一開始就講到這一點上了，在這情況下，天主教教理就變為更加困難。一方面，我們需要新的內容，使人能夠瞭

解和它的文脈，使得它可被確信為真實的，並且可分辨現今和未來，以及在其他的事物上，因此，一種必要的文脈（或本土化）已在各個主教團的教理書上完成了。

可是另一方面，答案清楚是必要的，因為我們能看到的，這才是信仰，而其他的都是文脈的一些事物，我們要用簡單的方式讓人了解。如此就對要理世界的內在產生一些「爭論」，在以傳統古典看法的要理和要理的新工具之間產生爭論。一方面，這是對的——現在我只講論德國的經驗——許多這樣的書籍，並不能達到他們的目標；他們常是準備了屬於地上的，世俗的，並且是如此忙碌於準備地上的事物，並以在這地上的事物上的行走，使人前進，而最後，究竟是無法給與任何答案。而另一方面，傳統古典要理顯示出是如此的封閉，使得正確的答案無法再觸及今日慕道者的心靈。

我們終於擔負起這一分多元幅度的職責：我們苦心經辦了天主教教理，這個一方面，給與必要之文化上的上下關係之文脈，但也給與正確的答覆。我們是在自我認清的情況下，寫了這一本書，使得後來能從這一本教理書一直到具體的教理講授，都還有一條不太簡單的路要走。可是我們也瞭解，某些情況，或是語言上的，或是文化上的，或是社會性的，在不同的國家，以及即使在同一個國家中不同的社會階層中，都是如此的不同，這裡就是要主教或主教團和教理講授員本身要負起的職責，他們要走這一條最後的路程，而因此，我們的立場是站在：這是為所有的人所要參與的重點，

大家都可在這裡面看到教會的信仰(教會所相信的)。因此，各個主教團就應製作一些工具，以適應文化的狀況，並開闢所需要的道路。而最後教理講授員本身，應該走這些最後的步伐，或許也可為這些最後的階段，貢獻適當的工具。

在這幾年之後，我們又聚集開會，在這會議中，全球的教理講授員告訴我們，教理書用得不錯，這是一本必要的書籍，可幫助賦與信仰的美，組織性和完整性，但是，我們還是需要一本統合性的東西。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就這次會議的決定採取行動，他委派一個委員會來從事這一本綱要的工作，就是大本教理書的統合本，這一本綱要是參照原教理書，萃取其主要部分(其精華)。在這一本綱要的草稿開始，我們想作簡潔一點，但在最後，我們終於明白，確實地說，在我們的時代裡，要傳達這主要而又必須的材料，是以幫助我們所提到的每一個要理講授員，給與他們所需要的。我們還加上祈禱文。我想這是一本確實非常有用的書，在書中是有大本教理書所有內容的概要，而以這種看法，我認為它在今日已可符合比約十世的天主教教理了。

留下的經常都是屬於各一個個別的主教們的職責，和主教團的責任，他們要協助所有的司鐸和所有的教理講授員，以這一本書來作事，並做為一個特別小組的橋樑，因為講的方法，想法和了解的方式都大有不同，這不僅是在意大利、法國、德國以及非洲，甚至在這一個國家內，接受的情形也是南轅北轍的。因此，天主教教理和其含教理的主體綱要都成為普世教會的工具書。

除此之外，我們仍經常地需要主教們的工作，他們要以與司鐸們和教理講授員的接觸，幫助他們找到一切必要的工具，為能在聖言撒種的事上有利於他們的工作。

最後教宗就這裡向所有在場的人士表示：

我要感謝你們的這些問題，它們幫助我對未來能有所反省，而尤其是為這一次的經驗，而能與這一個極為美麗可愛的教區的這一大群聖職人員的共融。謝謝大家！

這一次的會談是以聖歌「Je te salue, Marie」(聖母瑪利亞，我問候妳)。

附錄

若瑟阿弗席主教的介入發言

在教宗本篤十六世與阿歐斯大教區的司鐸會面的時間裡——七月廿五日早上在英特羅特本堂區教堂舉行——若瑟阿弗席主教本身對在場司鐸們的某些問題，親自加以解釋。

這就是他說話的本文，是主教本人向教宗提出的：

聖父，

我要再一次在對在場的司鐸講話之前，先表示我的感謝之意。請容許我與您共同分擔一些煩擾我的心和我的聖職

班的心靈的重負。這已進入主題。

我有三點要問。第一點：忍受痛苦，即在這時刻那種烙印在我們司鐸心靈上的痛苦，而且也是急迫性的，是司鐸聖召的問題。當一位聖職人員逐漸衰老，力量衰減，我們變得沒有力量來幫助某個數目的年青人，他們是準備要當司鐸的人，大家都這樣講。

第二個痛苦，也是有點烙印在我們的心靈上的，就是這件事：我們發覺好像我們與團體中的成年人之間有個距離。好像成年人的世界似乎已不再需要我們司鐸：在想法、生命最複雜的時刻，一些決定，即也都由年青人自己做了。沒有人再來找我們，而我們也沒受重視，一如往昔。不過為那些生病的人。那些老年人，那些陷入痛苦中的人就不一樣。我談到成年人，他們並不關心孩童、年青人、青少年。

這一個事實落在我們身上，是何等的勞累，而且有時候好像我們自己都失去信心。而我們也不知道如何去瞭解這些事。或許是由於我們的過錯，或許我們有一點害怕、退縮，而不自知要前進。或許我們過度疲憊於想要知道他們到底有什麼需求，今天的教友，今天的成人教友的需求。

第三點：牧靈工作的生活是蠻累人的，甚至是肉體上的疲累。許多堂區主任司鐸都已不再年輕了，他們可都要負責多處堂區。他們的週末和他們的主日是在汽車上奔來奔去，正如您已看到的，道路上有多少彎道，上坡下坡駛來駛去。因此，要求在一天內舉行多次聖體感恩祭典。

是真的，我們常這樣說，這是聖職本身的意義，身為

一位司鐸，那就是應該滋養我們的靈修生活，但不常是容易的好事。

再一次感謝您恩賜給我們這一次可愛的會晤。

教宗本篤十六世會見
意大利阿歐斯大教區神父時之談話

提供者：教廷駐華大使館

發行者：教廷駐華大使館

地 址：臺北市愛國東路 87 號

電 話：02-23216841

承印者：榮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臺北市東園街 35 像 62 號

電 話：02-23035231

定 價：非賣品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九月出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教廷駐華大使館 發行

白正龍 恭譯